那年桃花盛开时

■孙宗子

那年那时

那年春天，在胶州湾的一个小渔村，村后山坡上的桃花早早就开了，漫山遍野如同花海，十里八乡似乎都能闻到芳香。

一天晚上，一支神秘的队伍悄悄住进了这个小渔村。他们白天进山里，晚上回到渔村集合、训练。这群人纪律严明、不扰百姓，谁也猜不透他们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渔村有一支10人组成的妇女突击队，是村里妇女劳动力的骨干。突击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21岁，最小的18岁。队长薛淑和是她们的大姐。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说起话来有板有眼，还有“肩挑十里不歇脚”的本事，更是县里第一届人大代表。妇女突击队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学政治、学文化，负责村里的治安。队员们还都是民兵连的民兵。在薛淑和的带领下，队员们各项工作都一呼百应、争先创优。大家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天，村支书叫住了薛淑和：“你知道山上的队伍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薛淑和摇摇头。

“他们是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的英雄！”村支书语气神秘又兴奋。他左手叉腰，右手攥拳在空中挥舞，眼神中充满了自豪。

“英雄？”薛淑和惊呆了。她嘴里念叨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原来我们村住着那么多英雄啊，那我们村就是英雄村了！”

“别激动，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村支书接着说。

“支书，保证完成任务！”薛淑和就是这种干脆利索的作风。

“县里领导说，这批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战士都是大龄青年，地方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牵线搭桥，解决婚姻问题。你回去后，记得发动队员积极报名。”村支书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来得太突然了，薛淑和有些不知所措。能和英雄天天在一起，多么光荣啊！她憧憬着，心也怦怦直跳，俊俏的脸上瞬间染上了一丛红云。那张脸像正在盛开的桃花，那么灿烂、阳光。

告别村支书后，她立刻把队员们召集起来：“姐妹们，有重要事情要商量！”就这样，10个美丽的姑娘坐在桃树下，围成一圈，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头挨着头，用手比画着，像开秘密会议。微风吹来，一片片花瓣飘落在她们身上、头发上。地上，青草冒出了嫩芽，顶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戴着一顶顶粉红色花瓣帽子的小草，在微风中摇曳着身姿。

不一会儿，一个改变她们命运的约定就这样诞生了。“他们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桃树下，姑娘们攥紧了拳头。

虽说口号喊得响亮，但真要嫁人哪有那么容易。薛淑和是最难向娘开口说这件事的人。爹常年在外工作，娘辛辛苦苦把六七个孩子拉扯成人。薛淑和是家里的顶梁柱，更是娘的贴心小棉袄。

“要嫁人？嫁给谁？”娘一脸不解。

“嫁给英雄。”薛淑和的脸微微泛红，语气却很坚定。

知道了前因后果，娘清楚拗不过她，说：“只要你别后悔就依了你。”看看娘泛红的眼圈，薛淑和一头扎进她的怀里。

不久，薛淑和打开家门，突击队的其他姑娘们也早早赶来了。大家一个个静静地坐着，等着薛淑和说话。

薛淑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从每个人脸上扫过。“姐妹们，嫁给英雄是我们的光荣！”她像作战前动员：“我们的约定决不改变，永不后悔！”

“对，我们不后悔！”姑娘们齐刷刷从小板凳上站起来。

……

随着夏天来临，满山的桃树上挂满了新桃。村民们家家户户贴对联、蒸年糕，孩子们穿上新衣服蹦蹦跳跳，渔村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妇女突击队的姑娘们要结婚了！渔村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十对新人穿戴整齐，身披红花，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姑娘们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

几年后，山里的任务完成了。接到上级命令，这批官兵要回原籍安置。

“我要跟他去湖南桃源了，明天就启程。”薛淑和告诉队员们，“听名字，那里一定跟咱们这儿一样，有很多桃花。”她憧憬着。

“离这儿远吗？”一个队员问。

“听说坐车要几天几夜，还要走一段山路才能到。”薛淑和只是在家听丈夫说过，她从来没去过那里。

“有个地方叫武威，他的家乡在那里，据说能见到沙漠哩。”突击队年纪最小的姑娘，结婚时只有18岁，现在已是2个孩子的妈妈。

姑娘们纷纷说着各自丈夫的家乡，向往着那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

“我们去了天南地北，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呀？”不知谁问了一句。

接着，一个队员先开始哭泣，其他人也跟着哭了。

“大家别哭了，咱们是突击队队员，什么也不怕！”薛淑和鼓励姐妹们。说完，她转过脸，悄悄擦拭眼角的泪。她知道，父母年龄大了，自己也是这群姐妹里年龄最大的，从此分别，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见面。

后来，大家各自回家收拾东西。离开前，她们牵着孩子，挨家挨户与乡亲们告别。那天，村头挤满了赶来送行的男女老少。队员们一步三回头，挥手与家乡亲人告别。从此，大山、戈壁、草原……她们天各一方。

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姑娘们分别之后，再没有相聚过，有的甚至再没有回过小渔村。

10年前，薛淑和生了重病，回到了小渔村。她去父母的坟前祭拜后，到兄弟家一一看望。弟弟们问她：“姐，这次还回去吗？”薛淑和笑笑说：“他葬在那里，我要回去陪他。”她说得那般坚定。

不久，薛淑和含着泪，挥手再次与一生眷恋的家乡、那片在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桃林告别……

带着对军人英雄的崇敬爱戴，妇女突击队十姐妹与英雄们一生相伴，无怨无悔。她们在桃花盛开时许下约定的故事，仿佛就在昨天。山坡上的桃树，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桃花依然赴春天之约，开得更鲜艳、更热烈。

情到深处

情驻山海间

■项博宁

那天，我们的车行驶到目的地点位时，已是下午。车门刚打开一条缝隙，热浪便涌进来。等候已久的喻班长，一边招手，一边热情地朝我们走来。这是我们的第20场慰问演出。我们要去的地方，依偎海岛、深入大山。

在喻班长的带领下，我们开始攀爬一条石阶路。抵达最后一级台阶时，我已是汗流浃背。此时，一个小院映入眼帘。院子由三面高墙围绕，绿树成荫。喻班长的爱人带着两个孩子走出来迎接我们，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休息，自己则拿出菜刀开始为我们切西瓜。

我们围坐在院落中，吃着甘甜可口的西瓜，听嫂子讲述她和喻班长的故事。6年前，嫂子带着2岁的女儿小雪和几个月大的儿子晨晨，义无反顾地追随喻班长，跨越近千公里来到这里。

此时，小雪正认真地听着妈妈的讲述，模样十分乖巧。当我不经意和她对视时，她害羞地挪开视线，脸上浮起一抹绯红。我心中不禁被孩子的纯真可爱打动。

暑气渐退，我们的演出才开始。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喻班长一家流露出喜悦和感动。我演唱歌曲《离别开出花》时，情不自禁地将嫂子拉到身边。望着她微红湿润的眼眶，摩挲着她生出茧的手掌，我心中感佩万分。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子，有如此勇气和决心，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跋山涉水来到丈夫身边，坚守了这么多年。

天空渐渐被夜幕笼罩，小院的灯光也亮起来了。我们的演出在集体舞《相亲相爱》的尾声中，落下了帷幕。原本准备赶路返回居住点的我们，在喻班长一家的盛情邀请下，决定留下来一起吃晚饭。文艺小分队自然不会让嫂子自己忙活，大家各司其职，洗菜的洗菜，煮饭的煮饭。不到1个小时，一顿丰盛的晚餐呈现在众人面前。

随着嫂子一声“大家开动吧”，所有人都拿起碗筷开始吃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边吃边聊，像极了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的一家人。暖黄色的灯光下，喻班长和嫂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晚饭后，有人帮嫂子洗碗、收拾，有人陪小雪学习，有人听喻班长将往事娓娓道来……隐约的虫鸣从四周传来，寂静的夏夜奏起了交响曲。尽管天气还是很炎热，我心头却升起了与刚来这里时截然不同的情感。

“她跟我说，有我的地方就是家，我去哪里，她就去哪里。”喻班长回忆起妻子对他说过的话，不禁有些哽咽。这份真实又感人的爱情，让我湿润了双眼。

“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出，谢谢你们大老远坐车来看我们……”分别之际，喻班长的眼神亮晶晶的。我们一个个情不自禁地同喻班长握手致敬，与嫂子相拥告别。

那晚，在喻班长一家人的目送下，我们的车缓缓驶出点位。待汽车行驶到公路上，我透过车窗望去，山下的海岸已经与夜色融为一体。倏地，夜空中闪现几簇烟花，绽放绚烂的色彩。我将手扶在车窗上，任凭流光溢彩映在手上。

“有你的地方就是家，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一刻，嫂子的“誓言”再次在我的耳边回响。那些短暂相处的瞬间，让我感受到喻班长如大山般默默的坚守，感受到嫂子如水的温柔与坚韧。那个灯光明亮的小院，静静立于烟火绚烂的夜空下，立于人迹罕至的山海间，更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家庭秀

稚嫩的小手，高高举起
那是我的翅膀
在练习飞翔
我想穿过云朵，抵达蓝天
拥有雄鹰一般的目光
妈妈，你听啊
我的耳朵里
还藏着一些声音：
当军港的夜晚静悄悄时
月亮会喊醒星星
一起轻轻歌唱

程 浩配文

定格 近日，海军某部举办“八一”晚会，邀请军属与官兵一起庆祝节日。图为军嫂张莉（中）和小海娃们一起表演节目。

刘 帅摄

圆 梦

■王康欣

说句心里话

那晚，熄灯号吹过很久了，我却辗转难眠、思绪万千。

我和妈妈通话时，听说姥爷生病住院了。哪怕被病痛折磨，他都不忘叮嘱母亲对我“保密”，以免影响我工作。通话结束后，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我知道，从我参军入伍到考入军校，姥爷对我的关爱，既是浓浓亲情的流露，也是对他从军梦想的深情寄托。

姥爷生于20世纪50年代，因家中条件有限，早早就辍了学，跟着师傅学做木工。19岁那年，经人推荐，他不远千里从浙江来到青海某部队，当了一名木工。当时，部队条件艰苦，营房营具都离不开木工，姥爷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军营生活”。

姥爷生活在火热的军营里，整日与官兵朝夕相处。整齐的队伍、挺拔的军姿、庄严的哨位、嘹亮的军号……军营里的一切，深深影响着姥爷。不知从何时开始，他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把青春挥洒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在部队当了5年木工后，因政策要求，姥爷不得不离开军营。回乡后不久，他与姥姥成亲，但从军梦依然萦绕在心头。那几年，家乡没有征兵计划，后来听说老部队又需要木工时，姥爷当即和姥姥商量重返青海。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再次离乡，奔赴部队。

那些年，因为理解姥爷对部队的感情，姥姥每次给他写信，都很少提及家中的困难，以便让姥爷安心在部队工作。姥爷最要好的朋友是一名汽车兵，在部队表现优异。姥爷生病发烧，都是那名汽车兵忙前忙后帮他打饭拿药。然而，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这名汽车兵受了伤，不久后便退伍回乡了。

好朋友的退伍，令姥爷五味杂陈，“我是把自己的遗憾和他的遗憾叠加在一起了。”每每回忆那段往事，姥爷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

不久，因家中需要，姥爷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自那时起，他的从军梦便被深深藏在心底。

虽然对于我的未来，姥爷很少发表意见，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沉默中藏着对我的殷殷期盼。

当我决定应征入伍时，姥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那段时间，他一有空就给我讲他所了解的部队生活，从军人的服从意识、吃苦精神，到尊重领导、团结战友，还鼓励我到部队后认真学习、训练，当一个好兵。

就这样，我走进军营，成为一名海军军人。我常常勉励自己，我所追逐的是姥爷和我共同的梦想。我不是一个人在当兵，而是肩负着两代之间梦想的传承。

新训结束后，我成为一名话务兵。经过紧张艰苦的训练，我在众多同年兵中第一个实现独立执勤，入伍第一年被评为“优秀士兵”，第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军校。听到我的每一次进步，姥爷比我还高兴。他常常跟别人谈起我，言语中充满自豪。

前不久，我站在高速行进的军舰上，望着眼前的辽阔海空，军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又一次在心中升腾。我想，如果姥爷知道了，他一定会笑着说：“欣欣，姥爷为你骄傲。”

两代之间

父亲的三样宝贝

■张 聪

休假时，父亲郑重地向我展示了三样宝贝，讲述了不少往事。这对于身在军营的我来说，是一种别样的鼓励和鞭策。

一

父亲为我展示的第一样宝贝，是几份富有年代感的油印报纸。20世纪80年代，父亲在某高炮部队服役。部队每年组织一次野营拉练实弹射击比武，俗称“打靶”。每次打靶期间，部队宣传部门都会办一份《野营快报》，包含消息、通讯、评论、散文等体裁，丰富了官兵的文化生活，很受大家喜爱。父亲退伍后，这些《野营快报》就被他珍藏起来。只要有空闲，他就会拿出来品读。

“好消息！7营旗开得胜……”这条有关训练的快讯，读来令人振奋。《夜深，阵地人未静》和《为摘取空中之花搭云梯的人》两篇报道，讲述修理所军械保障人员爱岗敬业的故事，令人感动不已。诗歌《阵地美如画》用简单轻快的笔触，展现了打靶场营区的面貌：“汽车一行行，帐篷一排排。直线加方块，整齐又气派。鲜花迎我笑，小草庭院栽。阵地美如画，战士巧安排。”那天，父亲声情并茂地读完，对我说，这首小诗朗朗上口，后来每年到靶场营区，他和战友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吟起它。

父亲服役的高炮部队，经过多次调整改革已不存在。而这些珍藏至今的《野营快报》，承载着他对军营深深的怀念。

二

父亲向我展示的第二样宝贝，是他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此前，家乡推出多条城市公交线路，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可免费乘坐。父亲特地向我描述了他第一次凭证乘公交车的场景。

他说，上车后，把优待证放在刷卡机上，随着“拥军卡”的提示声响起，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那天，父亲选择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捧着优待证，望着窗外的风景，回忆起了许多军营往事。

父亲告诉我，在部队时，每次获得进步或表彰，他都会立刻写信告诉家人。当时，军人的信封上会盖上一枚红红的三角戳，令他倍感荣光。还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去抗洪抢险，任务完成后，当地乡亲赶来欢送他们，感人的场景至今难忘……

“持证免费乘坐公交车，提升了我们退役军人的幸福感和荣誉感。”父亲继续说。在父亲心中，与军队相关的一切都至关重要。他的身份尽管转变了，但不变的是军人荣誉感以及对军营的热爱。他乘坐的那条公交线路大约有30里路。我想，父亲这一路上一定感到很幸福。

三

父亲为我展示的第三样宝贝，是一段短视频。这段短视频拍摄的是家乡高铁站，新兵整齐列队进入车站的场景。父亲说，他当时路过高铁站，看到广场上整整齐齐站着一排排新兵，就想到了我当年入伍时的场景，便用手机拍下来，还配上了文案：“我在军营请家人放心，祖国有我请人民放心”，背景音乐是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令父亲没想到的是，这条视频发布后，受到许多人关注。

我问父亲：“您怎么突然喜欢拍摄短视频了？”父亲说，他闲暇时刷到过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将立功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军人家庭的短视频，心中激动不已，再加上我也在部队工作，便萌生了拍短视频的想法。他给自己视频号的定位是：家国情怀、家乡新貌、美好生活等，希望自己拍摄的短视频，能让更多人从中受教育。他还花了好些工夫学习配字幕、音乐以及剪辑等。

“儿子，好好干，争取立功，让我到时候也拍一段‘喜报送到咱家’的短视频。”父亲话题一转，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工作。

听完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父亲心中对军营永不熄灭的热爱，深深感染着我，更提醒我奋力前行，不辜负这位老兵的期待。